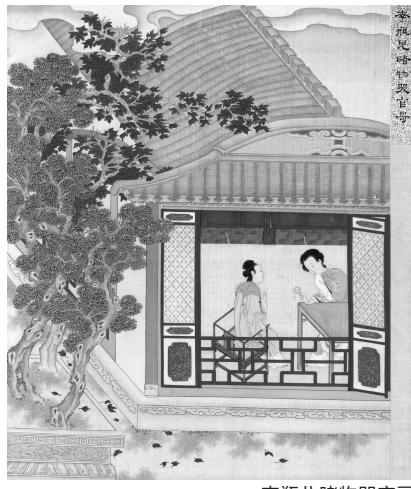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金瓶梅》的慈悲,《红楼梦》不懂



李瓶儿睹物哭官哥



玉箫跪受三章约

李瓶姐墙头密约
配图为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一书插图,出版方提供

一部《红楼梦》,影响之大,至今仍在养活诸多研究者、诠释者。

《红楼梦》固然伟大,但文学研究的诸多行内人士,都不会忘记,影响《红楼梦》的另外一部文学经典《金瓶梅》。

一个常见的说法是,没有《金瓶梅》,就没有《红楼梦》。

而喜欢《金瓶梅》的人,往往都认为比《红楼梦》好。田晓菲、格非、刘心武,都是。

大略相较,《金瓶梅》是成年人的书,是充满悲悯的宗教剧,而《红楼梦》是给青少年看的言情小说。

1

《金瓶梅》假托宋朝,其实写的是当时的故事,也就是16世纪明朝晚期的时候。

故事以西门庆为中心,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,在短时间内把资产翻了好几倍,后来又做了官。他有六个老婆,还经常去外面花天酒地,最后纵欲过度而死。

除了西门庆,里面还写到了他的六个妻妾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复杂斗争,还有依靠吹捧西门庆吃饭的帮闲,西门庆的下人、伙计,乃至西门庆交游的官员与妓女。

《金瓶梅》的主要内容就是西门庆每天的生活,他怎么做生意,怎么盖房子,去哪里玩儿,吃什么,穿什么。

他会和大老婆闹脾气,夹在妻妾情人之间会左右为难,心爱的人死了会伤心,会帮助穷朋友,也会被人欺骗。

这种平凡生活里体现的世道人心,实在与今天没多大区别。读《金瓶梅》,就像在读我们自己。不过是普通人过日子,柴米夫妻的衣食住行、爱恨情愁、贪嗔痴慢、生离死别。

作者没有对里面的人物做道德评判,也不指责嘲讽,而是用平视的眼光,把里面发生的事一笔一笔记实记录下来。而且,他将这种无聊琐碎的衣食住行写得幽默、细致、动人。

《金瓶梅》问世四百余年,得到无数作家、学者的宝贵和传抄,从李渔、曹雪芹,到胡适、张爱玲……无不从《金瓶梅》中汲取营养。

写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鲁迅说,《金瓶梅》在“同时说部,无以上之”,意思是,那时候的小说,没有比它更好的了。

写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的郑振铎认为,《金瓶梅》的价值在于对真实中国社会的描写。他说:“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,舍《金瓶梅》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。”他还认为,这个社会到现在,也没有成为过去。

2

十分常见的一种说法是,没有《金瓶梅》就没有《红楼梦》。虽然《红楼梦》写贵族、写爱情,《金瓶梅》写土豪、写性,两者气质大异。

学者刘晓蕾说,从遣词造句、排线布局,到人物形象,《金瓶梅》可以说是《红楼梦》的老师。试举一二:

《红楼梦》开篇的判词,即剧透人物结局,《金瓶梅》里有多处算命看相,也一一预言人物命运。

秦可卿葬礼,规格各种高大上,公公贾珍悲痛得恨不能代她去死,坚持给秦氏用珍贵的楠木棺材。李瓶儿的葬礼,一样车马喧天,热闹非凡,西门庆跳着脚哭,非要花

300两银子买“桃花洞”做棺椁,还忙着给李瓶儿画像,整整闹了四个章回。

作家、学者格非认为,从人物关系上看,《红楼梦》对《金瓶梅》的继承,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,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。

“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,这是男女易位;潘金莲之于林黛玉,这是脱胎换骨;李瓶儿之于秦可卿,这是由实入虚;西门庆之于贾宝玉、薛蟠和贾琏,这是一而多,多而一。同样,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,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、探春或熙凤的影子。”

拿西门庆来说,他虽然在经济事务上精明强干,但在和女性交往时,他的那种“呆”,那种智商很低的“浅”,却很幼稚,常常让人发笑。

西门庆的这种孩子气,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,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。而他的贪欲、蛮横和轻狂,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。

西门府里的女人,吴月娘只在意钱财和地位,李娇儿只知搂钱,无情无义。孟玉楼平静地嫁给西门庆,又平静地嫁给李衙内,没有任何感情的波澜。

潘金莲如花美貌,又有才艺,始终对爱情怀有一份期待。她爱上武松,武松拒之。又爱上西门庆,西门庆却花心,她又找上陈敬济。后被武松骗婚,新婚之夜被杀。处处争强好胜,处处爱而不得,她的生命充满了激情的张力。

黛玉是大观园的文艺女神,她的才华,她的爱情,是《红楼梦》最动人的部分。但她善妒、小心眼儿、自高和争强好胜,还有说起话来的机趣刻薄,都有几分像金莲。

3

许多《金瓶梅》的读者,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——一开始看的是禁忌,年长一些,读出它的文学性,再到后来,看到的是《红楼梦》里没有的慈悲。

格非说,没读《金瓶梅》之前,听到“金”胜于“红”的说法,很不以为然,读完之后,却对这种观点产生了“秘密的亲切感”,几乎每隔两三年,就要将《金瓶梅》重读一遍。

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说,她年长后重读这部奇书,“竟觉得《金瓶梅》实在比《红楼梦》更好。”

她说,《金瓶梅》看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,更加全面深刻,更严厉,也更慈悲。《红楼梦》对赵姨娘、贾琏这样的人物,是没有什么耐心与同情的,更别说那些常惹得宝玉恨恨的老婆子们,晴雯嫂子、善姐、秋桐她们。《红楼梦》所最为用心的地方,只是宝玉和他眼中的一班“头一等”女孩儿。他们代表了作者完美主义的理想,也代表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。

而《金瓶梅》所写的,却正是《红楼梦》

里常常一带而过的、而且总是以厌恶的笔调描写的中年男子与妇女的世界。

这个成人的世界,与宝玉等少男少女所处的那个受保护的世界,完全不同。

既是成年人,也是成熟的人。成人要为衣食奔忙,要盘算经济,要养家糊口,而成人的情爱总是与性爱密不可分。

这样的成人世界,在宝玉和曹雪芹的眼中,是可怕、可厌、可恼的。《红楼梦》写贾琏和多姑娘做爱,用了“丑态毕露”四字,大概可以概括《红楼梦》对于成人世界的态度。

所以,在田晓菲看来,《红楼梦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,它满足了普通人对富豪生活的意淫,还有对精神恋爱的永恒幻想。而《金瓶梅》是文人小说,也是完全意义上的“成人小说”。

“读者必须有健全的精神,成熟的头脑,才能够真正欣赏和理解《金瓶梅》,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——无论是语言的,身体的,还是感情的。”

如果有人偏爱《红楼梦》,那么也许是出于对纯洁的无情的追求,而这种对纯洁干净的欲望,最终是缺乏慈悲的。

4

《金瓶梅》所给予我们的,是《红楼梦》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。

我们和西门庆、潘金莲,比起和贾宝玉、林黛玉,其实离得更近,如果不是在行为上,也是在心理上。《金瓶梅》里的男男女女,可以出现在任何时代,不一定非得穿着宋朝或明朝的衣服。

但仅有慈悲是不够的,放弃善恶的区分,终会走到十分危险的境地。

《金瓶梅》里最“污”的女人王六儿,与小叔旧有奸情,后来不但没有受到报应,反而得以在丈夫死后小叔配嫂,继承了六儿的另一情夫何官人家产,安稳度过余生。不伦的兄弟叔嫂关系,与武大一家的结局构成对比。

小说对扭曲婚姻关系的描写——王六儿夫妇合伙勾引西门庆、骗他钱财时,表现的默契和相互理解,可见作者的暧昧,这种暧昧一直持续到书的结尾,六儿嫁给小叔,比西门庆生命中的其他女人都活得更长久。

《金瓶梅》里的是非不分,对成人世界腐败堕落的含混暧昧,比起性描写,也许才是最受争议的地方。

格非说,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激愤之书,也是一部悲悯之书。无论是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修辞学,还是它给读者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,《金瓶梅》都是空前的。

而《红楼梦》的意义在于,它是对于《金瓶梅》的重写,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,解决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。

于是,在《金瓶梅》之后,我们有了《红楼梦》。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激愤之书,也是一部悲悯之书。

格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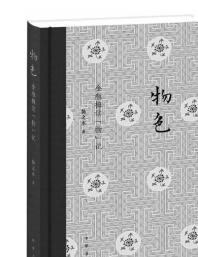
书目



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
田晓菲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9年3月



《雪隐鹭鸶——(金瓶梅)的声色与虚无》
格非著
译林出版社
2014年8月



《物色》
扬之水著
中华书局
2018年4月

扬之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,长期从事名物研究。在这本书里,扬之水考证的都是《金瓶梅》里金银家具各色器物。《金瓶梅》一大特色,就是对明代社会生活描写巨细无遗,一事一物,并不像《红楼梦》里夸张描写,都是客观写实。在《金瓶梅》里,李瓶儿的金丝狄髻,潘金莲的黑漆欢门描金床,西门庆附庸风雅又暗藏风情的书房到底什么样?扬之水一一道来,配以实物图像印证,一器一物,皆立说有据。



《金瓶梅版本图鉴》
邱华栋、张青松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2018年10月

本书为作家邱华栋与藏书家张青松合著。记录的是《金瓶梅》一书在400年间的流传、印刷、出版及翻译过程,从版本的齐全角度来讲,这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书。